

Li Junyi | 李骏逸画集



 山东美术出版社

Li Junyi | 李骏逸画集



山东美术出版社

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骏逸画集/李骏逸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30-3571-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7858号

李 骏 逸 画 集
Li Junyi Huaji

作 者: 李骏逸
责任编辑: 李 艺
装帧设计: 乐祥海
制 作: 白娟华
印刷监制: 李宵汉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兴裕时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2开 11印张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说说骏逸	6
灵魂漫游——我和我的画	8
李骏逸的画	10
《镜中人系列》	12
《虚幻与现实之间的芭蕾》	14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16
《耳语》	18
《迷失的门》	20
《母亲心——暴雨将至》	22
《母亲心——孩子的亲吻》	24
《母亲心——孩子的天空》	26
《母亲心——黄柠檬》	28
《母亲心——希望》	30
《生命之树》	32
《盛夏的果实》	34
《逃逸的心》	36
《夜飞花》	38
《拯救中箭的仙子》	40
《手心爱》	42
《灵魂出口》	44
《凌波仙子的诞生》	46
《梦想的阶梯》	48
《迷雾秋千》	50
《课堂写生之一》	52
《课堂写生之二》	54
《人物速写之一》	56
《人物速写之二》	58
《人物速写之三》	60
《人物速写之四》	62
《人物速写之五》	64
《人物速写之六》	66

目 录

《人物速写之七》	68
《人体速写之一》	70
《人体速写之二》	72
《人体速写之三》	74
《人体速写之四》	76
《人体速写之五》	78
《人体速写之六》	80
《人体速写之七》	82
《人体速写之八》	84
《人体速写之九》	86
《人体速写之十》	88
《人体速写之十一》	90
《人体速写之十二》	92
《人体速写之十三》	94
《人体速写之十四》	96
《人体速写之十五》	98
《人体速写之十六》	100
《人体速写之十七》	102
《人体速写之十八》	104
《风景速写之一》	106
《风景速写之二》	108
《风景速写之三》	110
《风景速写之四》	112
《风景速写之五》	114
《风景速写之六》	116
《风景速写之七》	118
《风景速写之八》	120
《风景速写之九》	122
《风景速写之十》	124
《风景速写之十一》	126

Li Junyi | 李骏逸画集



山东美术出版社
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骏逸画集/李骏逸著.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30-3571-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7858号

李 骏 逸 画 集
Li Junyi Huaji

作 者: 李骏逸
责任编辑: 李 艺
装帧设计: 乐祥海
制 作: 白娟华
印刷监制: 李宵汉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sdmscbs@163.com](mailto: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兴裕时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2开 11印张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李骏逸简历



1984年10月4日生于天津

2003年~2007年6月 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2工作室

2007年9月~2010年6月 攻读国画写意人物专业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

2010年7月~至今 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参加展览及获奖

2004年4月 在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书法篆刻展中获优秀奖

2004年7月 在第二届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中获青年书法优秀奖

2007年6月 在天津美术学院07届毕业生作品展中，作品获三等奖

2007年8月 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07年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中，作品《梦园》获优秀奖

2008年5月 《拯救中箭的仙子》在“学院之光——童话今天08年提名西安大展”中获优秀奖提名

2008年6月 作品《夜飞花》入选《2008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年鉴》

2008年9月 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08年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中，作品《夜飞花》获优秀奖

2009年3月 参加天津六号院举办的“体验”作品展

2009年10月 2009年柯罗默当代艺术优秀者奖学金入围奖

2009年11月 作品入选“中国蓉城国际美术作品双年展”

2010年6月 在哈尔滨禹舜美术馆参加“传承与创新——70，80后新锐中国画邀请展”

2010年6月 在天津美术学院2010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中，作品获二等奖

2010年10月 作品入选“维度当代艺术展”——天津港博览馆

2010年12月 作品入选美国迈阿密亚洲艺术博览会

发表作品

作品《梦园》在《中华收藏报—国画》2007年8月第004期上及《中国书画报》2007年8月总第1699期上发表

作品《梦园》和《拯救中箭的仙子》在《画风》2008年9期上发表

作品《生命之树》等在《Hi 艺术》2011年4月期上发表

作品《梦想的阶梯》在《艺周刊》第47—48期上发表

目 录

说说骏逸	6
灵魂漫游——我和我的画	8
李骏逸的画	10
《镜中人系列》	12
《虚幻与现实之间的芭蕾》	14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16
《耳语》	18
《迷失的门》	20
《母亲心——暴雨将至》	22
《母亲心——孩子的亲吻》	24
《母亲心——孩子的天空》	26
《母亲心——黄柠檬》	28
《母亲心——希望》	30
《生命之树》	32
《盛夏的果实》	34
《逃逸的心》	36
《夜飞花》	38
《拯救中箭的仙子》	40
《手心爱》	42
《灵魂出口》	44
《凌波仙子的诞生》	46
《梦想的阶梯》	48
《迷雾秋千》	50
《课堂写生之一》	52
《课堂写生之二》	54
《人物速写之一》	56
《人物速写之二》	58
《人物速写之三》	60
《人物速写之四》	62
《人物速写之五》	64
《人物速写之六》	66

目 录

《人物速写之七》	68
《人体速写之一》	70
《人体速写之二》	72
《人体速写之三》	74
《人体速写之四》	76
《人体速写之五》	78
《人体速写之六》	80
《人体速写之七》	82
《人体速写之八》	84
《人体速写之九》	86
《人体速写之十》	88
《人体速写之十一》	90
《人体速写之十二》	92
《人体速写之十三》	94
《人体速写之十四》	96
《人体速写之十五》	98
《人体速写之十六》	100
《人体速写之十七》	102
《人体速写之十八》	104
《风景速写之一》	106
《风景速写之二》	108
《风景速写之三》	110
《风景速写之四》	112
《风景速写之五》	114
《风景速写之六》	116
《风景速写之七》	118
《风景速写之八》	120
《风景速写之九》	122
《风景速写之十》	124
《风景速写之十一》	126

说说骏逸

文/李孝萱

李骏逸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改的。她原先的名字叫“李囡”是我给她起的。李囡这个名字从她降生一直伴随到她大学一年级，后来她觉得这名字对她大有束缚，便自作主张改了李骏逸。这名字多少像个野小子，她却乐不思蜀。

当初给她起这名字，本意就是老老实实在地做个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按南方人的解释即“小女孩”之意。听说南方人称可爱的女孩为“囡子”，从她懂事起就不停地嘟囔着这个名字俗，总闹着要改名，可我实在没学问更想不出让她满意的名字来。就觉得“囡”这个字。一来用的少，二来有点怪，其实名字不过是个称谓而已，多隔涩的名字几乎没有不二之人。女儿受不了决意要改，她不要束缚，她要自由，她任意、任性，她要平地而飞，生活里大凡都是这样子，妥协的当然是我。她一天天长大，自视成熟，她善意，厚道也聪颖，却幼稚，简单，有时单纯的和幼儿园的孩子没两样。我总怕她摔跤，所以唠叨。我把我任意任性的事例举给她，说我因此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她非但不听，居然极口自我，矜才使气，一意孤行。哪怕眼前是一片鸿沟，你指点她，她也烦！要么就来更狠的威胁，或者离家而逃。孩子最终只有赢家，这世界上好像没有父母不向孩子低头的。

骏逸可能是血缘之由，从小就爱瞎画。幼儿园、小学时她常把周围发生的故事，像日记一样记忆地画下来，无论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还是春游逛公园，她总要把一天天的所思所想，所经所历用她童真般的眼睛，童真般的理解表达出来，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友爱和向往，真是天真烂漫，每次我看了都会大有启发。可我害怕！既喜又忧的同时怕孩子今后也走上这条路，这条路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轻松，为此我付出的代价，经历的辛酸令我至今不堪回首，孰知她不分轩轻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最终也没止住她的任性，还是与我归在一条路上，且乐此不疲。执着的程度，专注的态度比我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骏逸骨子里的那股倔劲，那股犟劲，那种不服输的顽强，那种吃苦耐劳的毅力，恐怕一般女孩是难以承受的。她读小学、中学就没让父母操过一点心，学习成绩在班上从没掉过前三名。记得她上小学，人家都是父母接送，唯她执意不肯，尤其她背的书包，其分量几乎超过了她弱小身体的重量，那书包里面好似她的世界，除了学习用具，她爱不释手的玩具，儿童读物装的满满的，每天我望着窗外孩子下学的情景，我就心疼，便急忙跑到楼下，那包我拎着都重。那时的骏逸真听话！真好！真可爱！

时过境迁骏逸有了主张，我势必要退居二线了。原本她完全可以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上个名牌大学，令我骄傲一番，可她非挤上我们这条鱼龙混杂的破船，受苦又受罪！假如片刻寄居做客，当个消遣倒也罢了，她要动真的！非把它当成一辈子的寄托。更让我无奈的是她放弃了名牌大学，丢了我的面子不说，考美院又非天津美院莫属，一切只有顺任自然随她而去。

她美院的生涯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羁留在我工作室，这等于还在自家门下，自家的孩子管起来当然不及别人的那么容易。况乎美术学院鉴于条条框框有受益者亦有受害者。好在骏逸在大学之先就有了自己的主张，她喜

欢中国民间绘画，着迷于西方朴素派，这两种绘画形式都与美术学院教学截然相悖，加上日下的美院中国画教学早就偏离了轨道，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痛不痒，中国画的意象追求，笔墨精神早就不时髦了。美院的师资状况，有真才实学的少，扯淡的多。有人说“十个手指伸出来都不一样齐”，问题是短的比长的多。况乎越短越有话语权，有见识的不是被冷落就是彻底的被边缘化了。好在骏逸醒悟的早没被扼杀，没被泯灭。

再说美院的教学大凡要求学生先具备客观写实的能力，不管学生有怎样不同的知识结构，怎样不同的性格，怎样的不同爱好，一切板定，都一个揍像！这就是所谓扎实的基本功。他们要求学生较短量长以照抄自然为能事、主观的作用要埋葬，稍一露头肯定要削你，到头来连描摹自然的能力全丢尽了，却美名其曰称这才是所谓的“体系”。王朔有句话用在这最恰当“无知者无畏”。

骏逸不吃这一套，她任性的脾气却在这方面得到了回报。对中国民间艺术、西方朴素绘画竟有不俗的理解，她的认同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说：“民间艺术、朴素艺术是人类文明最朴素的解答，它在消解文化禁锢的同时使其文化能够产生普遍意义。”我想“民间艺术也好，朴素艺术也罢，都是出自主观，源自内心。民间绘画朴拙大气，简洁明了；朴素绘画天真烂漫、诙谐自然，但它缺少更深层的文化支撑不待言，重要的是如何以个人的理解，以及文化修养的高度切合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上，这才是重要的，以文化的覆盖，以性情的自然使其幻化更高的精神境界。

当然骏逸的表达与她纯粹的内心和儿童般的行为是分不开的，但她内心的另一面是忧伤的，她所触及的现实世界和她单纯的内心，常常相互颠覆，相互作用，她儿童般得欢愉背后却常常发生追问，只有她自己去解答，在她彷徨、迷茫的时刻已有的思想资源才会产生作用。文化与权力的对抗，情感与世俗的冲突，必然会决定着她个人生命态度的倾向和语言表达的秩序。

比如她的一幅题为《手心爱》的创作，一双连接的大手驻留在缤纷花丛中的灰色空间，画面充满了静谧，那双手好像在触碰她心灵的世界，诉说着无限的温情。她对爱情的解释充满了美好和想往，毫无束缚，和谐自在，她清楚这都是她的想象，她渴望这不是瞬间，她恨不得这美好永远陪伴着她，她要用一切力量捍卫她，难道她不知道爱情是虚幻的吗？生活才是永恒的，当她真正理解了爱情，更该懂得爱情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只要是路就有曲折迂回，只要是人就有升沉进退。

《生命之树》是她另一幅创作，她的思路一以贯之，所不同的是她的表述愈发清晰，想象更加奇异，表达更加单纯。展开画面一颗强壮的大树，枝干倾斜地放射在不同的空间，盘根错节扎实地伸向大地，好似生生不息的人类。这棵大树仿佛承载的是时间和生命，过去和未来。

骏逸的画是心灵的预言，无论世界多么混乱、嘈杂，她仍然那么执着，她要穿越芜杂，找到最本真的“原心”。我喜欢她的画，看她的画会让我旧梦重游，骏逸的画是美好的，骏逸的心却总是忧伤的，她总是希望相对着失望，欢悦相对痛苦，平淡相对着躁动，而我对她的希望很简单，健康！快乐！幸福！安稳！■

灵魂漫游——我和我的画

文/李骏逸

一

不止一次地被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佛还是基督？”一时我也茫然失语，想起了古罗马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当人们纷纷不得不去选择基督教明哲保身时，她说：“我信仰哲学。”我想我能不能回答：“我信仰艺术呢？”我虽没有如此崇高，但也觉得自己如果不去画，不去做画画儿相关的事，我真的别无它能，生命对我来说也就毫无意义。

从小我就孤僻内向，甚至怕和陌生人说话，面前走过人都会不知所措，想躲起来，也是从小的熏染，让我无可替代执著地选择了画画。就我而言，一个内心拒绝长大的人，一个心中时常涌现悲思的人，一个在父母严格教育下这么大从未单独远行的人，一个面对五彩纷呈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却怎么也走不出自己单调生活的人，我只能画，只能画，我需要画，需要画，把儿时读过的童话书里面的奇花异草，异国情调，穿着华丽衣服的王子、公主，把那些一尘不染的世界……统统表现出来。

画寄予了我太多的希望，太多梦想，甚至人们最怕消逝的青春……

画对于我是有着崇高意义的，我就是它面前虔诚的信奉者、膜拜者。并且我一直都是个严谨的人，无法把自己搞得太轻松，也没法子把画弄的玩闹，也不能“玩艺术”、不会“做艺术”。对于绘画，勤奋、踏实更适合我。

二

我的画几乎每张都是自己凭借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没有任何原型，没有任何模特。这好像成了我的画的一种标志，或是一种癖好。我总觉得艺术就该是创造的，而画就该是“人现实不能及的、梦里出现过的，然后借以表达出来的”。如果每天按照片打格放大，这样的画毫无意义。

所以我常把自己扔在冥想与回忆中。不过冥想也不完全都是毫无根基的天马行空，也有现实的情感以及里面的人和事的交错，是幻象与大脑的激情碰撞，里面会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这时我就急于用画笔记录（当然是先以草图形式）。也许只有真正搞过艺术创作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思绪在大脑里蔓延，一个个画面溢出来，画笔跃动着，这是在追逐想象；身体轻轻的，完全进入另一个世界；此刻的手就像灵魂附体，没有自己，只是在再现这充盈的光芒。这就是创作的状态，十分的美妙，那样的快感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比拟的。

创作无疑是需要耗费大量心血的。我的画有的是灵光乍现的短时记忆，有的则是心中积蓄已久，长期酝酿不得不奔泻或是不吐不快的产物。再迅速、能力再强的画家也很难追赶到思绪的速度，光影的流失。图像语言有它与生俱来的一套规矩，符号的提取、整合、加工、创造，乃至个人化、风格化也是长期以往才能塑成的。

我是个理智总被感性打败的人，也总看不上那些只是卖弄绘画技巧的人。艺术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无论做什么样式的艺术，真诚最重要。我一直把情感、心灵、精神摆在首要的位置，忽视形式、技巧、技术，把它放在次要位置。其实这么想也没什么错，只要把技巧寄托在精神上，以精神层面作技术的支持与志向，技巧就有意义。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自由游刃于技术与灵魂之间，能在精神的高度下把技巧最大的成功使用，融理智与情感于一身。

自大学以来，我找到了一种符合自己心性与好恶的绘画流派——朴素艺术。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卢梭为代表的一批不受原有绘画法则与美学拘束，随兴所至的画家。他们仿佛拥有从未消逝的儿童慧眼，在漫漫岁月，百折不挠坚持着。这一切都深深感染着我。马蒂斯说过：“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我也在我的画中去实践一种意象的、心与物、心与象相结合的方式造型，同时吸取朴素艺术的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去领受那份保存着人类原始力量与天性，能够全身心感知、理解、表达周围所触及世界的诗意创作方式。。

三

我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想自己的作品被划分到女性艺术，但是我诚恳地承认身为女性的事实，也想充分发挥女性的特质。

女性永远有不同于男性的眼光与角度，更加的个人化与内省。这往往源自她们纤细敏感的内心，她们用她们的肢体、她们的心来绘画。我一直赞赏并引以为豪这种直觉的方式，这也是每个艺术家必不可缺的能力。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说，“感觉比思考更重要。”或许有些偏激，他只是强调感性对于一个视觉、造型艺术家的重要性。但感觉、才气，是年轻时的锐气、青春、冲动，终究会用光，没有理性的节律、控制与分配、调合，终究难成大器。

对于我而言，至少到现在我的画还是主要受感性支配着，我的生命里没有太多的沉重、苦难，没有冒险、动荡，即使也会有分离、有痛苦、有悲伤，很多也是我故意制造，是属于我的夜晚梦境，活动于脑中，折复于内心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我暂时好像也无法深重，我把自己聚焦于和平、幸福、优美、纯洁，这些看似平静、和谐的意象之中，我总是执拗的认为，我要摒弃一切丑恶。

当人类从脱离自然这一母体开始，便被判定为一个异化的临界点。一方面，主体意识逐渐加强，成为自然的逆子，拼命地挖掘、搜刮地球的财富，供自己大肆挥霍，造成两者永不间断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被客体化以后的人类，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社会对他的戏谑、嘲讽、责难，乃至戕害。

我想摆脱这种宿命，以至竭力向上飞升，期望进入美丽、纯洁、神圣的境界，得到一种看透世事之上的从容、安宁，一种凌驾于丑恶之上的美好。我有意避开那些男性视角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政治、历史事件，而是趋向于最大化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些人类无法逃脱的永恒母题，像爱情、生死、母性、自然、非理性思维、孤独、时间的流逝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主题了。尽管如此，我也有自己生命的独特感悟、思想角度与抒情方式。比如爱情，我理解的爱情一定是洁白美好的，是不朽与恒定性的，是坚贞不渝、长相守的；我也画母亲，但是我的母亲形象是少女的，是身材修长，而不是硕大健壮的，她就犹如女娲，是世间万物的孕育、创造者，是一位永不衰老、永远青春貌美的女神，她是所有人类的母亲，而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每一位具体的母亲。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累积，我也许会在这些永恒的母题里找寻到更多的子题，也或许我的表现范围也会随之扩展，也说不定哪一天我与我的作品就变得深刻、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属于我自身的自然而绝非刻意过程。这也是我的生命过程。■

李骏逸的画

文/大乐

80后画家李骏逸是著名画家李孝萱的女儿，天津美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出手不凡当然是自然的事。

在全国的美术院校当中，天津美院无疑是比较独特的，它不像其他美院那样被某一种“风格”或“特色”所“垄断”，比如中国美院的“传统阵地”，中央美院的“徐氏观念”，西安美院的“黄土画风”，广州美院的“岭南风味”……天津美院是相对开放的，现在有霍春阳的“回归”主义，有何家英的“完美”主义，还有李孝萱的“表现”主义，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李孝萱的风格。

李骏逸就是在这个“表现”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这是她的幸运。

真正好的中国画是应该能充分表露画家心境的，而画家的心境又是画家学养个性、人生状态、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浓缩，包融了这么多内涵的中国画自然魅力非凡。

也可以这样说，能在作品中画出自己“本真”状态的画家，都是值得尊敬的。你性格开朗，画必畅达；你身任高官，画必气足；你清高文雅，画必绝俗；你人生凄凉，画必苦涩……如果不是这样，这个画家必然是很假的，这样的作品也不会被留下来的。但在当下，人、画脱节的现象颇为普遍，到处是虚情假意、无病呻吟，这甚至成了当下画坛的“主流”，而那些表现自我心性的画家却往往被视作“另类”。

李孝萱无疑是“另类”画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了。他的少年、青年时期充满了苦痛，事业、工作又极为不顺，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性格十分孤僻，又特别敏感，面对坎坷之人生及社会转型所充满的一系列的矛盾，作品有一种不安、沉重、压抑、苦涩、撕裂、调侃、倔强之感，是必然的。

作为李孝萱的千金，李骏逸身上自然也有父亲的遗传，如果说李孝萱作品中的上述感觉是他的亲历的话，那么，作为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李骏逸是可以看到或感觉到那样的状态的，她的作品当中有父辈的某些影子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李骏逸的经历毕竟与老爸不同，一生下来生活稳定，条件也算相对优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顺畅，无忧无虑地成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思想的开放，她都身处其中。因此，她的心境和父辈自然也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有些作品有李孝萱作品中的一些“遗传基因”，如在她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中，虽然给我们有压抑、沉重之感，但她却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呈现的，而这种压抑与沉重，在其女性特有的温婉的笔下，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舒缓。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天真、美好、自由、轻松、浪漫、梦幻、畅然的，这恰恰是一个花季少女当下“本真”的状态，她的这种的状态是自觉的、主动的（她的硕士论文作的是“朴素艺术”研究，“朴素”就是“本真”）。她的《耳语》当中，一对亲密的情侣相拥窃窃私语的背后，有苦涩的环境更有爱护的无形的大手，一片幻境；她的《境中人系列》画出了时下年轻人的一种心态，有虚伪、有梦想、有苦闷、有迷茫，这幅作品在表现手法和技术上显得比较成熟而自信了；她的“母亲心系列”可谓其佳作也，由《暴雨将至》、《孩子的亲吻》、《孩子的天空》、《黄柠檬》、《希望》等几幅作品组成，表现了对母亲的无限敬畏，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在她的笔下，母亲就是孩子的天，孩子的地，孩子的阳光，孩子的空气，在这里，孩子的天空里没有坎坷、没有乌云、没有暴雨，这一系列作品，将其女性所独有的细腻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骏逸没有画过当下很“主流”的应时、应事的“政治画”，这得益于其老爸的正确引导。对于中国画史而言，表现自我心性的创作，才恰恰正是中国画的“主流”或者“主脉”，其他的反而都是“边缘”或者“分支”。李骏逸无疑是在“主脉”上的，她有同辈人难得的家庭熏陶，又有扎实的学院经历（这一点在她的写生、速写当中可见一斑），相信她未来的路必是宽阔的。■

图 版



12 镜中人系列
2009年
139cm×68cm×4
纸本水墨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